

晉

書

列傳第六十二

晉書九十二

御撰

文苑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

棗據

褚陶

王沉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楨圖綠
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
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
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
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
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
張發彫龍於綈縠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

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材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綯
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道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
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音藩夏
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纂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
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
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
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據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
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
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抚軍大將軍以
爲叅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
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籙受符
陶唐旣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
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

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
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
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且不顯无義不經无理不
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
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
譯充切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内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
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
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
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群后无懈于位初置太
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
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
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
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

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无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无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旣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无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翺翔六氣氤氲蛟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叅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

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
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昴時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
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
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
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
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陟扶桑
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于陰隅赤縣據于辰巳于是八
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
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
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
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蒙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
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
若人居於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
而括囊渾元運流而无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

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
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
摧折東南俄其旣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
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多闕
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
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
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群公子體竒好異教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
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
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
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
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
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協黃宮於清角
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於萬里曲旣終而響絕
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

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
隨吟大而不滂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
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
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无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
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騫而激揚情
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无荒若乃登
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膠亮或舒
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鬱鳴
而滔洄咧繚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續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
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
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无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
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
穹蒼清颺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
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

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修竹之嬋娟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无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筚若簫礧礧震隱訇礧啍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歛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

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

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祗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於當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抚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綏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

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
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
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
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
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
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
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母曰
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
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涓川欲因入吳而嗣
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
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
長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
群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迴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

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進无所由退无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
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
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替駭危機密發此
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
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
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
遠遊之士託身无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
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
目平隰則寥寥而无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无聞吁其悲矣心傷
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
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
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
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

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
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
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
間美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
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熒熒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元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
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
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
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
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
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旣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流血而
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

魏歷通事郎大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
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
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
爲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无所言如此非一久之
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
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
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
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叅軍永嘉末卒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禕魏鉅
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
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
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
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

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攄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无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

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
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
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无祿惟先生告我塗之
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
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賢
知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
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
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
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
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无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
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
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䟽飯襲跡於耨耕談名
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
噌爲雅量璫慧者以淺利爲鎗鎗晦胎者以无檢爲弘曠儻